



考古真的那么热？

热，还是不热，他们就守在那里。

□ 记者 | 孔冰欣

2020年9月1日，北京大学本科新生到校报到。来自湖南省耒阳市余庆街道同仁村的钟芙蓉，即将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开始她的大学生活。

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，对于小钟来说异常热闹。自7月末湖南省高考成绩发布，围绕她“676分的高分”“湖南省高考文科第四名”“留守女孩报考北大考古系”引发的巨大关注和讨论，一直没有间断。

“考古”这个话题，因为钟芙蓉再次上了热搜。

近年来，从海昏侯墓的发掘、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等，到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《国家宝藏》等电视节目的热播，再到盗墓类网络小说风行，屡屡被改编成影视剧；国内似乎兴起了一股考古热、文博热——对中产阶级审美趣味的受众而言，通达古今、博物洽闻，自然是“有追求”的境界，尤其值得嘉许的态度。

青年人开始“往前看”（考古者，亦为溯源之旅也，须逆行“往前看一看”），也有中年人开始把孩子送出国，期待更专业的考古学教育，帮助拓宽视界，最终拓宽世界——将整个地球、人类文明的前世今生握于掌中的感觉，诚然是迷人的、极具诱惑力的。

但是，撇除表面蠢蠢欲动的翻腾泡沫，“考古”这泓深不见底的静水，真的已经被不可抗拒的能量彻底焐热了吗？